

凌波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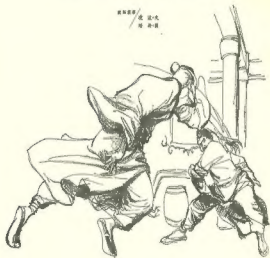
玄門八怪奪神經



武俠世界

玄門八怪奪神經

第一回
玄門八怪奪神經



玄門八怪毒神經

「看看流年氣色！問問吉凶禍福！啊！這位兄台滿面春風！顯然橫財就手！諸位請看，印堂發光！土星有氣，相書有謂，『土星有氣，主財源茂盛，印堂發光，橫財不請自來。』在下幼得異人傳授，精通風鑑之學，挾技遊大江南北，問人千萬，言無不準，斷無不靈！……」

這個通街市衛的熱鬧轉角，有着一個走江湖的相士，在那裏大發言論，招徠生意，這相士生得好相貌，好年輕！一張清秀俊爽的面龐，一件紫色長袍，手執摺扇，語清音亮，

神態飄逸，氣度不凡，這樣的人才，是個走江湖的相士！那正是「相書無靈」了！

「啊呀呀！這位兄台快請留步！快請留步，待在下與你細細一觀！」此話一出，在人圈外圈已有一個中年壯漢走過！這壯漢是個大富商的打扮！祇是那紫醬色的臉龐，加上他那魁梧的身材，沉實的步法有些不配外，何況他所帶兩個侍從，更不像普通的僕役等輩！這三人剛走過，却讓這個相士在人羣的隙處看到，而且，他能放棄了近在眼前的顧客，很鄭重也很大聲的，將這位壯漢叫住！那壯漢給那相士一聲叫住，不由微一回頭，對相士笑了一笑，搖了搖頭，意思是：「不勞煩神，舉步向前想走！」啊呀啊呀，笑得不佳，搖得不妙，君駕前途大有可慮！「笑面東西」不易保，恐有

「搖頭先生」看上了你！」此言一出，那壯漢宛如觸電，全身微微一顫，但是，他前面有約，時間將至，他那有閒情聽這走江湖人士的詳談細說！面色一變，略一遲疑，還是繼續他的路程！但是，後面那相士却有嘆息聲！隱約聽到了一用人不力，內有伏奸，禍生肘腋，你這老難可得折了翼！「壯漢再也不能置之不理，回身想請教，可是兩個侍從中一個英俊少年，把他一把抓住道：「主人！何必上這種江湖人的當，正經要緊！」壯漢一想也是不錯，但是對相士不免看了一眼，心中又是一動，如此清秀優雅的文士，是個走江湖的，下三流人物？這倒奇了！

壯漢向前走去，由於給那相士幾句語言點中心事，不免有些嘀咕，回頭對他的侍從低聲說了幾句話，向着城外的石

家村走去。

這時已將傍晚，夕陽一抹，色如鮮血，餘霞留住天際，村中放牛牧豬的，全在吆喝着回家，那大漢神色一緊，向前走去，在村盡頭，有一所精緻的莊宅，外面全用水磨青石砌成圍牆，裏面是建築得別具風格的棧房，這一家人，在村中是有名的冷漠與不合羣，一方面是宅中人少與外界打交道，一方面則是那家人不論男女老少，也很少在村中行走，真是應了那句「門雖設而常關」的吉示，據村中父老傳出，這家老主人姓霍，做過大官，家財萬貫，爲了過慣了那些官場生活，也看清了宦海的起伏，爲此在七年前辭職回鄉，帶同滿門大小，築了這一所精緻宅園，以度晚年，這霍老太公又告誡了堂下子孫，讀書但求明理，不可妄圖仕進，他們有的是

錢，什麼事也不必外求，所以不喜與外人交談，說實在，他們也怕煩！所以，這村中人當他們這一家，好像根本不理會存在與否？有着並不多，沒有也不少的！霍家在此住了七年，村中人就沒見有人來拜訪他們！爲了這個原故，這壯漢與兩個侍從的向那宅門走去，使他們感到奇怪，但是，並不理會，畧一打量，各自歸家！

那壯漢來到那石築宅院門首，先打了幾下門，可是不聞人聲，等了好大一會，還是如此，壯漢面色微微一變，抬頭望了天色，時間不早，游目四顧，見田野一片靜謐，除了時見炊烟裊裊，不見人影，他一咬牙，身形一動，人已翻入了圍牆，然後一去門門，將手下兩人也引入了門，用極快的手腳，把門又上了門！

一入門中，見前面是一條石卵鋪成的甬道，道旁却是濃蔭成林，夾拱而立！壯漢沉聲叫了兩聲：「霍老前輩！霍老前輩！」可是絕無回音，壯漢不由更為驚疑，偶一回頭，在暮色蒼茫中，見到他的手下，其中一個面上笑容才歛，他不由心一動，一個念頭如石火電光一般，一掠而過，他又記起城中相士的話，不由機伶伶打一冷顫！但是再一回想，這裏的莊主，本領高強，又善「小通天」，「七星盤打」的神功秘術，這份功力，可稱一代泰山北斗，有誰敢輕捋虎鬚？何況他家中子弟門人，那一個沒有過人的機智本領，雖然不出應門，定是另有計較，但是爲了慎重起見，他沉聲的說了一句，「陳兄！你在前引路！」那個面帶笑容的少年，却很謹慎的應了一聲，向前走去！

一入甬道，因天色已入夜，濃蔭顯得更黑暗，三人全有驚人本領，故而很輕靈的向前行走，一晃眼，幾出樹林，可是，壯漢在通過甬道時，覺得肩頭有東西輕輕點了一下，他本能的用手一摸，覺得濕濕的，有些膩手，一出樹林，向手上看了一眼，不由一呆，驚叫一聲「血」！——那陳兄也回頭看了一眼，雖是面帶驚惶之色，但是看得出，這神色是假裝出來的，壯漢到此地步，再也不能鎮靜，事情很明顯的，此地有了蹊蹺，他本想回身入甬道看個清楚，但是，前面大廳上，突的火光一亮，大放光明，一條人影，疾如飛箭，向後廳屋面竄去，身法快得出奇，紙一幌，人已在屋頂上失了踪影！那陳兄却是面帶驚愕之色！這一次的神色，看來不是假的！

壯漢本想叫住那人，但是這傢伙身法太快，再一眼見到大廳上的情景，不由使他大吃一驚，腳底一緊，身形如風般，來到了廳中，祇見是死屍橫橫，他一眼看清，屍身有八具之多，兩個孩子，一個老太婆，還有四個女的，一個中年文士。

壯漢呆呆的站在當地，上面又有血跡流下，他抬眼一看，樓上還伏着一個青衣人，手中還抓着一張紙條，看來是有什麼消息！壯漢立即長身而起，突然，他聞得一聲怒斥之聲，身後有人在交手了，他不由回頭一看，祇見自己的手下，陳況與自己的侄兒在打了起來，他心一動，但是，人已飛到樓上，就在他伸手去取紙條之時，一陣勁風襲到，他看清是一柄飛刀時，又見一條長大灰影，飛也似的向他撲來，

壯漢身手不弱，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竟然一個「鯉魚穿波」，身形一伏撲上，長臂倏伸，一把將那紙條，捻下一半！還有一半却是無法取得了！

灰衣人一招被卸，人在樓上不便出手，可是，此人有駭人聽聞的本領，竟然在無法找地着腳出手之時，袍袖反揮，大批勁力由下而上，就此將壯漢硬生生逼退下來，這就可見此人的本領，在壯漢下廳之時，半空中他是桀桀一聲怪笑，左掌倏伸，向那壯漢抓來，壯漢幾時見過這種身手，不由大吃一驚，一咬牙，拚命用力一側一翻，堪堪的避過來勢，可是胸前的長袍却爲此人一抓抓破，非但如此，並且將這件長袍一抖一拉，「嘶嘶」連聲，就此將它算是賣給了那灰衣人！

壯漢倖脫兩下毒手，却已汗流夾背，他雙腳着地，不免喘一口氣，可也看清來人，他不由一嚇，原來那灰衣人生得面如骷髏，一頭灰白的蓬髮，一身灰白麻衣，一對綠眼，瞳如豆大，滿口白牙，却生了兩片又紅又厚的嘴唇，手如鳥爪，又黑又瘦，可是堅硬如鐵，站在那兒，風吹衣衫，活如個蔦中出來的幽靈，再一眼見他的侄兒與陳況交手，看出侄兒已是凶多吉少，他不明這陳況為何生了這樣險惡之心，再一眼見那灰衣人執指對壯漢桀桀怪笑道：「好身手！好身法！既然能避我兩招，就可饒你一死，不過，你身藏之物快快交出！否則，莫怪我們要對你不客氣！」壯漢一聞此言，他是有名的計都星，明知此事已弄成如此狼狽，自己持以爲靠山的前輩，全已出了兇事，陳況又有內叛之象，若是一個

處置不善，送了性命不算，連那幾件重要東西也得失落，想到這裏，他是很鎮靜的對灰衣人道：「在下荆子澈，不知何處得罪前輩？也不知有什麼東西得罪蒙青睞，乞道其詳！」一面又喝住陳況與其侄荆志仁之打鬥，但是陳況却冷笑一聲道：「荆子澈，除非你交出十八尊笑面羅漢，還得讓咱們挑斷你三根主筋，否則，你與你那寶貝侄兒就別想離此而去！」荆子澈聞得陳況此言，心中不由一動，哈哈一笑道：「陳況！想不到你入我門下，却是另有打算，算我荆某走了眼，枉我在江湖上號稱計都星，却爲你這小輩所哄倒，也罷，今夜看來是我歸命之時，不過！你與我相處數年，總該知我的脾性，大丈夫送命可以，要我交出東西，却是難了！」

突然一陣勁風，向荆子澈迎面劈來，又聞得「桀桀」怪笑聲中！一聲極難聽的說話道：「打死了你，難道搜不到東西？」

「祇怕未必！」荆子澈傲然的說了一句，邊說邊架來勢，一方面他的侄兒荆志仁却在這時，乘雙方對答之時，施展家傳「飄風身法」，向側邊一閃而過，擺脫了陳況的監視，奪路而走。

荆志仁一個面入一個偏室，祇見此地是個大廳堂，堂中空盪盪，黑墨墨，雖見東西，突然，在暗處，有兩點綠光在那裏閃動，他一定神，看清是人的雙目時，差些叫出聲來，又見那綠光移動，祇一瞬來到他的面前，他手還未出，鼻端已聞到一股血腥味，胸前一麻，四肢不能動彈，心中明白，

已中了此人的毒手！

眼前又是一亮，祇見室中燈光大亮，荆志仁看清了當地的情形，室中却有七個形容醜怪的老頭，環立在他週圍，對荆志仁一齊張牙冷笑，荆志仁祇是不知中了那門子的點穴法，四肢不能動彈不算外，胸前還冷得難受，並且漸漸地在蔓延，使他血脈貫張，漲得難受！意外傳來打鬥聲，他明白，自己的叔父還在那裏支持，突然，聞得那面有人說話：「老五，你出去一次！」就見一條人影飛出，向那大廳撲去，不一會，就聞得慘叫聲中，面前人影一閃，一條魁梧身形在他面前摔倒，他看清是叔父時，差些暈了過去，心想：「這一次是完了！」

這裏有了八個醜怪老人，一個陳況！祇聞得一個老人說



道：「蒙水龍！搜尋東西！」一紙見形，陳悅到了他身前撲到，他志不小，暗嘆一聲：「那賊乃是人精，急蒙水龍，真好本領，在叔父門下，竟格鬥了！一時，我們是！」他的當了。」

蒙水龍！陳悅之真名！在洞了殺身，搜了，除了錢包及刺之兵刃袖刀外，無件其他東西，蒙水龍面色不由一變，再向志仁身，搜查，也是毫無端倪！心來，使在座人全都感到萬分驚愕。

到了澈市，陳悅冷笑，蒙水龍想報復，對氏叔悅望了，眼，四身對八個賊老人道：「八位老前輩，這事看來非嚴刑拷問，不能得此重寶，那位前輩說了！」

其中一個綠袍老人陰惻惻笑了，說道：「在我們八人

怪面前打過門，那老活兒鬼，老，你先去點斷他們的手腳筋，解了穴道，然後詳細，問！」第七個的老人耳是郎槐槐的走卜座來，對前氏叔悅看了，眼，了動，就問得對子澈一聲慘叫，人驚的山地一連起，可見其，站定，了即仆身在地，方面網志仁也中了毒手，可憐兩叔侄全走，筋破，全身的武功算是廢了！」

捆了敵對八怪冷笑，聲道：「想不到八怪兩派出，於是道找上了我們，也算禍家，時是敵，替了，復老虎，此已無重再在江湖！行是，不過，對某自問無力與你們反抗，我也知你們的用意，若想在親身，搜摸入玄先生此提圖，却是休想休想！」那第七個老人對刺了澈白了一眼。

道：「在我們面前，好幾門，好幾門，這是小。現在，我們
回頭，你們齊聲，回到我們，慢慢折騰你們，
看你們充好，充好幾，一到了，就是做，做起來，走不
兩步，笑的身形，傷，可那，去，八怪想不到，則子，
有這等，何況他們，其他，行到發覺，響，
眼光，則子，滿頭，淋漓，仆身在地。」

八怪中的老人，白骨，瘦，探鼻息，喘，
「死，好，想，拿，開，響，
喘，件，其，如，老，老，
箭，如，個，反，老，
領，如，身，地，一，身，
穿，順，飛，人已，死，
人

比，抖，又，點，
地，無，護，人，
人，後，老，
這，動，紙，水，
仁，人，

奇，非，打，人，
種，的，八，
喘，後，八，
見，八，
八，在，
年，前，

年，他們才練成「八反神功」，「白骨鎖心掌」，由
派他們的大弟子翠心，聯合「執手」，不斷追殺屍神龍，
的來龍去脈，誰敢向外提求能制住妖怪的奇功玄訣，好
在妖怪的門人變多，本來依老入白骨神魔的計劃，就想由山
立派，創立「玄陰白骨派」，就爲了給屍神龍這位妖怪，
抱打了一件不平事，竟打了妖怪老家，這位妖怪早已聲威
震武林，妖怪不敢輕視，雖還頗作體面，却已用了半輪戰
法，不想八個等的急了，沒制能保全，全給屍神龍
狠狠打了，嚴重的，若不是妖怪最後合力奪回，非得喪了幾
人，雖這樣，白骨神魔還是吃了大虧，在玄陰派中，直養了
年傷，才算痊癒，這批妖怪的奇恥大辱，實在叫妖怪的本
領人太，無法能制，妖怪已真心怯，竟然沒一刻，不

忘報仇，且到年前，他花門下第一，四公子家水龍潭中有份古神經，隱藏在大山山底，只是無人能知事地址，不想在無意中，讓他探出，這紫藏寶藏在一個文士手中，而這個文士乃是河南名拳師荆子微的妹夫，那妹夫偶然欣賞玩，為其看出端倪，荆之妹夫明知自己無法保得這東西，乃將怕出之道理，連紫藏寶的八尊笑面羅漢，齊送給大舅，荆子微雖看此妖獸，每是不立即動手，這就是此之厲害，他因恐風聲外洩，直到武林人士的觀望，故意隱而不發，不想這事已是他妹夫的身中斷傳出，不久，這小賊或野死在外，荆子微更爲痛心，他就此將十八尊笑面羅漢就地隱藏，即向外邊訪帥門好友的輩群，以藉避禍，要他齊發掘藏珍，實老 equal 得此事，本不願參入其間，寫了一封長信，要荆

子澈親來新野，由其勸諭，並證明，不可決意而來，免得半路出事！

則了誰將此事與心腹卜陳說，說了一番，帶同侄兒，發，他即知陳悅爲了這寶物而潛藏於其門下，陳悅乃是從那小路口中聽到消息，是他北城小販說了，他故入了執老之門，入門，其事先盡承旨，博得財老無任歡心！爲了此行新野可能出事，所以要陳悅與志有扮作侍從僕人，同去會見霍英魂，他那陣陣說，以將他的同，同他門中獨門暗語，報爲了天南地北，八怪和九兩次相見，先將霍英魂門殺害，也是八怪該給主人冤家，霍老與知了交鋒，遇見機得快，仗他倆能獨門暗語，霍英魂知了八怪的地盤，尊謝而去，八怪却擊斃了在霍家自客的撒配婆婆有，驚，這石驚的丈

夫，正是了胡；有名能練了，入門，老，老新靈石，霍英魂奪關而進時，正是右女侯靈命之時，兩人出門就向湖北大門進去，執子娘却想不到日入伏中，待到發覺，却已無從能脫身了。

說水龍扣住執子娘，防他也來個自盡，就此一條線索也沒有，志仁却對水龍道：「朋友！算你行，咱們交，你這位好朋友，但是，你得顧全些長心，我叔父從患難之中，將你救起，爲了見你被仇家迫得可憐，將你留在門下，不想你是故意使用苦肉計，咱們最得巧計盡倒，你已總該有些愧疚，我叔叔已死，你也不必看顧得我如此緊，這東西本家連我也不知歸歸，他老人家對你並無什麼瞞，只是放那些東西，却是雙字不騙，並不是你你我外親，却是于我們無意中

看出，事到如今，除了我叔父腹中，誰也無法得知秘報，我看你還是行點好，把我送了終吧！」

蒙水龍搖了搖頭，對志仁道：「老則雖然厲害，這裏面不放有那裡，我們都要麻煩你，帶我們回到老親家中，逐處細查，我不信這東西能沒了踪影！」

志仁冷然笑了，聲道：「我之事死已不會服你們的！想我諸位們搜查各家，哩！」

蒙水龍也笑了笑道：「到時候，不得不你，一邊說邊用，錯得手法，將志仁雙了於些步斷，志仁滿面冷汗，可是他一聲不响，攻才破，蒙水龍一聲冷笑道：「天南玄陣門中，按骨毀膚，削皮剔筋的馬馬，其分，白〇八種，任是你難打的身了，也受不住連環的煎熬，我這子，確是最為

簡單，也最低能的，想想清楚吧，你那血肉之軀能不能忍得那麼多？」志仁雖然害怕，但是他也不能屈服，只能慘慘連連，不，不答！蒙水龍突然，頭，先地的刺了微屍身不見了，這是一個突然，使他人吃驚，也先以為自己記錯，或者眼花，頭，那有踪影，這不同使他怔住，再，眼，見意計有，只其白如紙，毫無血色的面孔，睜着對面洋洋的眼睛，對他叫着，他不白怒罵，聲，那人撲去，這，撲自然放鬆了，但志仁，當他撲到面前，見那人處是呆呆的不動，他不，知，但是，我已，吧的，聲，那人應聲一倒，理聲也太，蒙水龍穿窗而入，看清那人乃是個假人頭，用了，只緊縮木架架住，就如，倒伏在窗外，看的人，蒙水龍發覺！堂，向四外看了，見自聲息今

無，不久就悶得發怪，怒氣呼叱的聲音，已來到原處，水龍翻身入室，眼直視，只見人帥轉白得如魔也魔身而入。剛想出口，眼看著，那個刺客，已去久跡，他就知中了此人道兒，不但更為吃驚！

個樹林下，失了這人的蹤跡，八個等好了，忽然如捉鬼般，自忙了好大會，到底還是人毛沒撈到，恨，這個氣可真不小，自忖神魔怒驅是逃道，那個八蛋？竟敢在我們八個老人家面前搗鬼，若被我抓住，不叫他受痛苦，我就不姓鄭。一可到底搜求，神醫要緊，八個人恨聲不絕，回到了董家，當他們，到原處，見家水龍也由外面鑽入，八怪就笑不妙，與眼見劉氏款待已形跡不見，不由

又驚又怒，自忖神魔陰謀，對水龍爭了半眼，裝水龍心頭跳是，卻，頓聲說：「經過，這，來，使，使，怪人感煩惱，看來這件事算是告吹了，不過，昆崙在裏面搗蛋？這狗蛋人的用意何在？」怪想到這裏，第一個老怪陰險人君突然說道：「難道有其他人知道了這部古書？難道他們也看了這部好東西？是誰洩漏了這秘密？」眾水龍雙眼一轉，搖搖頭道：「吾師兄那裡去了？」一對身，這個古書傳遞消息的兄弟了呢，難道是他，對！為何迄今不見他來報到，還有八弟了，十八弟了，啊呀呀，一百廿神魔怪叫聲道：「難道我們也出了內奸！」

其實，內河是沒有阻礙，只是這些潛伏在許昌、南陽等地的消息站，全為江湖上新崛起的黑幫快收拾了，也仗他

們的無意發現，才知道這件陰謀，了時他們只有兩人，無法分身向店家報警，卻通知到了敵，在新野，其中一個是想方設法指點洞老，只是馬老心急趕路，沒有聽他的說話，自投羅網，方面這兩位小俠，已回馬，人探知了毛狗，兩個小俠就地討敵，依雙方形勢，估計兩人那能勝得這一個老鬼？再說，兩小雖是名家之後，功候還趕不及八怪老練，除了用巧計外，卻無其他辦法，就這樣，兩人引敵出洞，人伺機進上洞氏叔作，今仗兩小的本領機智，在這種危急兩難之際，用了聲東擊西之計，將八怪分開而擊成功，待到八怪發覺，却已遲了！就在八怪發心，內好之時，在新野的郊外武家廟中，却有 仇家衣文， 劍照面一



朋友，你還是在笑話！到了你不是已死了？那能再說話，不！作者沒說過劉老已死，只是說他以頭撞牆，仆身倒地，血是流了滿地，只是沒有死，老怪深嘆息，發覺氣息全無，這因為劉老一個氣激，氣死過去，倒讓他誤會已死，其實劉老手脚都被捆住，時愈氣，撞牆自盡，到底用不了足，除了流血外，却是死不了，所以他為那個小俠救去之時，發覺還有氣息，心不同過，所以與使手而，推車過宮，就讓他活了過來，現在，到了像子清和古面暗的，一個是紫衣文士，丁是喝住了已低眉，不日又歎，說道，孰見看來時幽怨，以致連理上，並且難倒罪了，認人不消，與虎同行，向不自惜，有人相勸，拜會賢之不理，身受一切，均是夢山自作，兩位見義勇為，使我萬分感激，只是此身已廢，

此心一死，我也去無他求，但求兩位告知來歷，使我有個底細，再替事行事，以謀對策，也算我死前以計謀與人最後一搏了！

兩少年，那紫衣文士對劉老道，我們早已尾隨在你身後，並且也代你打發了幾次郎朗曉，那個蒙水磊的出路佈置，本來是要取兩目的暗算，以及他的內應，把你們先毀了，有幾次還找過你的行李，發覺秘密不在，才死了心，最後決定要他的同行，報與八怪，先解決了你的事口，然後拷問你的藏寶處，不想這變化竟然出人意外，八劉老怪却讓我們兩個小輩捉弄倒第一，

兩少年然後說出來歷，原來這兩人是對人差，哈，這個紫衣文士還是個女扮男裝，怪不得生得這好的相貌，到了

道更爲難過。這小姐們及得族人吃驚。當他們說出師長是誰，令則老史爲驚訝，這位老人家，是隱居湖北利川的神行無影大老頭人，這血少年名作秀鑑，女的就是了面他女薛仙芝，薛秀鑑是入京老人在鉢傳人，薛仙芝乃老人的甥女，這一對少年英俊，非武師傳，出外行道，在黃河流域，帶可算是聲名震，雖有不少旅人驚，在他倆的手下喪命，可還未碰見過真真的對手，兩人又全是機智靈警多謀善變，許多事俱爲他倆處重說輕的度過，即以這次與八怪的交易，也可看出，到了激戰道兩分是名震之後，心中放了半，心中馬上，盤算，面色，對兩小連連叩道：「兩位乃是名俠之後，既已救了則，命，還請好人做到底！」薛秀鑑面色，變道：「看來引鬼上身了，一位仙芝錯

日 證道，那真是多頭痛的！

秀鑑對仙芝本是敬佩萬分，元她出口，也就不多言語，靜聽了道說話，原來則了澈願意將了一身藏秘傳交給他們，不過要他倆答應代他救作報仇，則了澈並說明這十八尊笑面羅漢中全有東西，看來人雪一藏寶，就不，本神經，恐有其他失傳的掛物利器，他，知無相消受，慨然交給也，薛秀鑑並不希望這，報了他家門人仇。

對則了澈，答允，則了澈見兩人答應，手捋起褲管，在大腿肚中，只，揀，揀，在心腿肚中取出，被嫌丸，他神色難過的對華，薛兩人道：「這嫌丸中就藏，八羅漢的秘，你們留意了，一或在薛仙芝取這嫌丸之時，勁風突來，

一條黃影，疾如飛輪，人未到勁風已臨。他心裏因算得久經大敵，應變神速，在這丁點兒之際，不讓其搶去蠟丸，能身避過，那裏是黃影跟蹤到，就覺得驚悸。華秀雖看過這黃影，雖然在兒時遇之，已卜毒手，將劍刺了進去，抵中頂門，抵過日，他不十八怒，雙掌一，大股勁力向那黃影打去，黃影怪吼一聲，抱者抖動，手法如電，已將華之掌力抵住，但也不得不使他暗吃一驚，看不過這黑面少年是有這純的功力。他月了入能將掌中的神勁玄力，竟讓這少年輕飄飄的化過擋住，心裏嘆服，這黑面少年已呼喝而，華秀雖乃天意老人的愛徒，精習八人打神功，擅長借力打力，化歸來勁，可是已有些難受，不免對這黃影看了眼，只見來人乃是個面如獅鬚，古銅了年，頭亂髮，來了，雙黃澄

澄的金箍，這打扮分明是個品陀，心中更是震，見他這般形貌，口中低喝一聲道：「人師可是人獨青市伽藍的戒法頭陀？」那頭陀怪笑一聲道：「黑面公子，佛爺就是青市伽藍，既知我威名，祇要知我手段，你們速速交出蠟丸，還可饒你們一死，否則……」

華秀雖聞得來人果是佛門梵僧，出名的手辣心狠之人，心中也是驚，想不到在這地方還碰上了這種能手，以自己的力量，也無取勝把握，對這個和尚，未免起了怯敵之心。一方面薛仙之兄又入與頭陀交了，顯然有吃力的表示，不由心中一怔，待他藏好蠟丸，身形一動，探下自己獨門兵刃如意鳳爪，擡起陣勢風聲嘯，直向頭陀招呼，那頭陀也是長念忌諱，本來他的意思，是個黃雀在後，但見

人怪身手太便，三無取勝，就想死心逃走，又見薛氏夫妻止了，救了荆氏叔侄，他這希冀之心又起，竟見了甄子澈取出蠟丸，他就把押着，擊成功之心，故此在暗處舉起出手，用大龍神力叫兩小招呼，本來，以他本領，顯然比兩小任何一個高，一籌，猝然出手，只要他們不防，極可能有了死傷，然後以一對一，那麼，他低聲計可能成，可是擊不成，以兩對一，這個有先克勝，是難以取勝了！

也是兩小的心念好勝，這戒法既發了變勁，人在這武侯祠，打了個道難難分，甄子澈在戒法出手時，飛勢進了終，而則志在耳依然活在那邊，他眼見其叔惶驚，心中入為煩惱，對戒法頭面也恨到極點，他依舊在牆邊，對人的出手發招，全有了分寸，再說他乃是名家之後，武藝也有

根底，雖然他三節被斷，功力全失，切道招節，尚有見識，何況旁觀者哉，他就在有人聲指指，戒法拳腳破綻處，延來，但戒法迭受險招，因此使他喪命在華秀露的神掌下，為這一來戒法恨極則志一怒吼，聲，身形挫，雙手一抖擻，三點寒星向華氏夫妻一阻，聲，身形挫，退，眼，竟然撲向刺心，可憐他手腳無力，不克跳躍，戒法之旋風身法又是快得出奇，只一轉已到志上面前，背脊，甩出臉，笑，下，動，就此為他孤中伯目，仆身倒斃，

華秀露雖然擋過戒法之飛劍，還差慢了半步，不能救得志仁之命，華，薛兩小不用人怒，又起反攻而上，圍住戒法，想打，戒法已知此事不能成功，只求脫身而出，希望再度跟蹤伺機下手，可恨的是兩人緊纏不放，好容易再毀了一枚

飛鎗，脫身而去。却不料又碰着了兇星！

原來，戒法在都院與志仁時，因這盤慘劇，將路過這裏的兇星叫住，入廟一看，得知就裏，戒法的脫身，不知躲在一個黑衣人身上，戒法看清是白骨神魔時，心中直冒涼氣，他看見這一怪出了擊斃霍氏全家的經過，也深知這老魔，一到，等於人人全在一個網中變故，使他寒了心，再說那霍氏夫妻趕上，這見廟上站了數條人影，旋風吹動他們的衣袖，雖然飄過，却直透着陰森之氣！

白骨神魔首先築築一聲怪氣道：「想不知是你們幾個小輩在愚弄老人，嘿嘿，看你們現在跑得那裏？」

戒法聽此突然一個主意在腦中盤旋，他厲聲入吼道：「六位老前輩，那別了誰的東西已交給了那個婆娘了，」

白骨神魔哈哈笑道：「你這樣報信為甚麼？是石頭了繞你死麼？」一連說連已舉起手來，三番兩次門頭到，戒法頭陀想不到這老魔如此不近人情，其實，他那裏知道，這老魔是在用他小威而已，他們已知東，在着小事上，這就不怕他們不乖，乖，來，要他仙家出，須顯以顏色，也要令兩人感恩，所以，白骨神魔就向這頭陀出手了！

戒法橫行黃河南北，傲慣獨脾入產生難，也可算是無惡不作，手辣心狠，在其了卜最少能得正命，今日碰見了比他還狠還殘的對手，他也算是流氣不死，可九他到底不是無名之輩，身手也不弱，白骨神魔向他出手，他喝能坐以待斃？身軀動，厲聲怒吼道：「好個老魔頭，佛爺與你拜了，一邊說邊將他日入籠拿，凡今力發也，與這老魔纏住，」

華、薛兩人見八怪來臨，也是又驚又喜，可是事已如此，除了設法逃走外，却無半點八怪辦法，華秀鑑為人聰敏心靈，多智善變，他一眼看出八怪在以戒法示威，這時候可不應戒法送命，而為他死，自己力能就死吃刀，故而對其妻、施眼色，身形一動，雙雙跑到白台神魔身邊，各仗兵刃、神掌與戒法齊奮鬥老魔，戒法見兩人不念解怨，一來相助自己，心中大為感動，故而他的掌法也加留開，這一來，其餘七老賊也各自慘喘一聲，飛下陣地，八人困住人就打了！

華秀鑑見如此情形，他是驚呼喝，手中抖擻，廿四枚鐵鏈了，如暴雨一般向八怪亂打，其妻薛之也不示弱，將她的金芭提發中，在這無數日夢多的暗器撒下

兩夫妻一來，飛身而圍，戒法也是久歷事故之人，這陣的暗器促使他的鐵鏈打了，在飛鏈的環打中，人也跟蹤薛剛直冲，八怪想不到華氏夫妻如此滑溜，在一個疏忽之中，讓八人全都進了這道氣，那能忍得住，各縱身法緊迫人，可是人分了，而向走，這來，就只能八人分三批，兜截三人。

華秀鑑能輕身功人最佳，而且他理學熟，在幾難難折走避下，很快的讓他擺脫了忌式！薛仙芝的輕身潛跡功夫，比丈夫還不遜色，故而也很輕巧的避過老魔的迫索！兩大妻在約定地點見面，各自稱幸不卒，當即決定，立往回觀門上，見天寒老人請求指教！好在！新野折入湖北，並不麻煩，那想到麻煩的是八個老怪，凡自免疏不散的纏住他歸，起先向

無什發覺，待到第八、爲華秀鑑首先發現八怪的踪跡，這
一來使兩人爲人爲吃驚，在起不見自他們爲何不先乎自己
找麻煩，以死生命的追跡，爲此，兩人拼命設法逃避八
怪能追跡，並連使「金鎖脫壳」，化裝妙術，可是奇怪，
這八怪只是不斷追跡，每夜兩人掛掛份心，等候八怪的來
臨，可是每夜沒見過他們的大驚！華、蘇兩人見自猜不透他
們的用意何在，

直到兩小適當臨，八、在更山境中，這八怪才將
兩小截住，兩小那知八怪已變，已不能受虛驚，這是何故？
原來八怪追跡他倆時，不是給人捉弄，就是給人打了幾下
重的，兩小那裏知道有怪人時，自討了令八怪每、大總得有
人受了不輕的傷，因此，來八怪既要範那位前輩異人

的高度出而，又恐防兩小能久跡而喪失了重寶的踪跡，他們
也可算是兩面難討好，直到這和異人可也，件其他不平之
事，使他暫時放手，這樣八怪在這千載難逢時間，因而邀
擊，在東山境中，八怪全部現身，將兩小圍住，這一次八怪
中有一怪是重傷的，個輕傷的，重傷的雖要不了他們的
命，可也暫時無以爲計，那輕傷的雖能了，功力已大打
折扣，這來，只剩了老八和神魔，老八隨先生，老八
五鬼人，算是無傷無痛，而這場圍戰，也仗這八怪了十
力

八怪能現身，使華氏夫妻暗暗驚，在這東山境中，被
困在絕谷之中，正既不能，逃也無奈，拼命戰，也是難得
討好，何況八怪明知自己的弱點，故此，自了就是最狠最

練的招式，華秀鑑與薛仁芝各自拼命架擋，將劍門絕技，寒
一八式中的彩影了也施展出來，未知彩影手乃內野豹探
擊，演化而來，野獸以彩影起，最後，已最能不顧死活的
與敵相撲，華氏大甚注了這種打法，事實上也等於兩個兩
敗俱傷之計，怪與之相交時，也有中兩人用意，怪爲了
重寶，他們却也不吝中兩人送命，只是在找機會，神對敵，
來個生擒活捉，通中已藏實秘圖，也令仗道來，華氏夫妻
的命算是保住了。

兩小被怪打倒，越打越灰心焦，越來越吃力，兩小明
如，怪要活捉自己携門藏寶之物，依華秀鑑的意見，這種東
西與己無涉，何必爲此送命，他，自嗚呼，能對怪道
，你們要的是命？還是東西？——怪見華秀鑑如此說話，看

來可以和平解決，說實在，他們八怪傷了五個，也真不想再
有人受傷了，既能和平解決，當然萬分願意，當時就自自骨
神魔道直答道：「只要你們交中東西，我們來個和平解決也
無不可！」

華秀鑑道：「待我見過如斯如何？」

好，給你們些時間討論，那不可拖延圖賴，也別想
乘機溜走！」

華秀鑑點了點頭，就將薛仁芝拖在邊道：「常言道
「虎人無罪，懷璧其罪。」我們何必爲了不是白一東西惹
麻煩，將這東西交給他們算了。」

薛仁芝了還不捨得，却又經不住其人的反覆營解，只能
萬分委屈的答應，突然，頭傳來警哨嘯，音哨勁風疾

然，來了四個老人，一個少年，四個老人有三個是白衣紅纓，一個却是墨綠色的長衫，手執一柄鐵拂塵，少年是英姿颯然，神威凜凜，只是滿面殺氣，對八怪怒目看了一眼，又聞那面一個滿面笑容的老人道：「原來這八個就是威震天南的玄陰人士，老二，你隨着辦吧！」其中一個紅髮老人一聲怒吼道：「八個老魔，認識老夫否？」八怪對其中一個老人是認得，原來這是霍英魂，其餘三人却不相識，其實三老就是天門三位老前輩人。

其中二老符靈石因接好友霍英魂的報告，立即由天門動身，向霍家走去，看個究竟，不想在半路遇見了八怪，符靈石見了殺妻仇人，那肯放鬆，故此出面邀擊！天門三老向來出手同上，從不走單，唯有這一次，却由符靈石首先用先天劈

掛掌，向那白骨神魔招呼！白骨神魔想不到在傷疲衆多之時，碰見了大對頭，他雖是自負，可是見符老出手，勁力可怕，招式神異，也是暗中吃驚，一面施展白骨游魂爪與之對抗，一面却是一聲號嘯，連兩個輕傷的也出了手，本來，八怪是依仗人多，才使霍家差些死完，現在却是霍老那面人多，天門三老一同出手，加上傷愈之霍英魂，與小霍及華氏夫妻，以七人對付五人，天門三老中的大老林巨山，三老梅老翁，至是手辣心狠，招術詭異，威力驚人，八怪中的兩個輕傷者，首先為林老一個一巨靈神手一送了命，另一個却讓霍英魂鐵拂塵擊斃。白骨神魔看出形勢不妙，首先一聲厲嘯，與天陰先生及五鬼天王各奮全力，奪出重圍，而且護着三個重傷的向山口奔去，可是在山口却有一個身材魁梧，劍

眉長目，臉有傷痕的老者，一手牽住一匹白馬，笑吟吟對六個老怪道：「怎麼？又碰頭啦！這一下你們可別走！回去與這幾位先生交一回手以定勝負，否則，在我手上領教也可！你們瞧着辦吧！」六怪一見來人，全都驚得亡魂皆冒，一路上就是吃了此公之大虧，才落得如此狼狽，出路被他一阻，這一來可算死定了！

白骨神魔苦笑一聲道：「沒尾神龍，咱們是老對頭啦，爲了你，才讓咱們老弟兄出山，爲了這勞什子的神經使咱們上了這大的當，你說一句，咱們勝了你，要他們讓我們走，否則，我們死在你手上，比死在這些龜孫子手上有些光采，你看如何？」那老者哈哈一笑道：「行！」邊說，邊對天門三老等道：「幾位先生，這幾個老魔頭由我及先生照顧上

了！請你們原諒一二……」可是他話未說完，白骨神魔的玄陰秘魔爪已猝然向他抓到，這就可見此老的能耐，他却是毫不在心上的，身子一側，左臂一揮，就聞吧的一聲，又見一條灰衣人影摔出老遠，原來白骨神魔的偷襲，却讓沒尾神龍一招「青龍翻」，揮出老遠，白骨神魔明知此公的「天元一氣神勁」的可畏，但是事到如今，不圖個以多凌少，敗中取勝，那麼這六怪也得完！所以他第一個乘隙出手，可是就爲此公的天元神力摔出老遠，爬起與其餘二怪聯手合鬥時，沒尾神龍却已身形一立，雙手一起「文武式」，掌與陰陽勁，一個盤旋，就將三怪困住，諸位！這位怪傑沒尾神龍的本領早已聲震遐邇，尤其他的「天元神功」中，最陰柔的「大八手」，「天隙地網」手法可算當代一絕，在這個混元一派的

陰陽神力中，想脫身而出的，除非是有更強力的手法，震破他的「無形天元環」，否則，只能在他的陰陽勁之消鑠下，力竭神乏而亡！

天門三老一見此公的出手，全是暗暗咋舌，這種至高無上手法，豈是外人能望其項背的，又聞到沒尾神龍在說道：「十年前，我將你們一個個擊敗，看你們這一身本領廢了也太可惜，才命你們盟了願後，不許你們下山一步，後來我才知道你們的許多劣蹟，本想兩次上山將你們殺了，只是我話已出口，不便更改，十年來屢命手下打探你們動靜，你們非但不改故態，反而處心積慮要制我死地，今日在我手下，却是不能輕饒！」邊說邊推雙掌，這一陣陣的無比陰陽元勁，將三賊牽累得精疲力盡，首先是天陰先生脫力而亡，其次是

五鬼天王力竭身死，連下來才是白骨神魔，他在流完了汗，出盡了力，慢慢的委身倒地，仆地不起，沒尾神龍結果了三怪後，對重傷的三人道：「你們還不捨得死，難道還要費我心！」三怪到此地步，所謂日暮途窮矣，各自怪吼一聲，自絕功穴自盡了！

沒尾神龍哈哈一笑，馬蹄聲中，這位青衣怪俠，跨上馬背，很飄逸的絕塵而去！走到那裏？天知道！

霍老是眼見仇人死亡，他雖然悲痛亡家，也是十分痛快不過，仇算是報了，天門三老也辭別回去，只有華氏夫妻向霍老說出荆氏叔侄之死，薛仙芝掬向懷中，想取出蠟丸，交給霍老，薛女之意見，這東西咱也不應該收留，本來荆子徵找的是你，交回你，也算物歸原主，可是，當她掬向懷中，

哈！這蠟丸卻是不見了，薛仙芝不由一怔，而霍英魂却是沉聲說道：「摔了最好，我的原意，這種東西，前輩們把他藏了，定有用意，再說寶貝雖不愛，此物一出，江湖風波又該多了起來，倒不如讓它靜靜的埋在地下來得好！你掉了我不難過，我却担心這東西沒毀了，落入他人之手，起了更大的風波，那才不幸呢！」薛仙芝聞得霍老如此一說，恍然大悟，所以，他們也將這蠟丸算忘了，這蠟丸關係着一件武林重寶，蠟丸之遺失，也等於重寶之無踪，總之，中國武林中，又被淹沒了一件或者數件重要的東西了。

——完——